

此山事

是歲月令我們留痕，還是我們令歲月留痕？平凡人一個，當然是歲月令我們留痕。越級人物，有聲有色如她們，是歲月令她們留痕。

歲月留痕

蓮達 (Linda Evangelista) 五十一歲，加拿大艾安大略省 St. Catharines 市意大利移民後裔。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出現，再無後來接班超級名模 Super Model 領軍人物。

Christy 在紐約 Francesco Clemente 畫室與自己的造像合照，背後紅花衣裳畫中人為 Linda。Christy 在紐約 Francesco Clemente 畫室與自己的造像合照，背後紅花衣裳畫中人為 Linda。



Christy 在紐約 Francesco Clemente 畫室與自己的造像合照，背後紅花衣裳畫中人為 Linda。

隨想

在三聯書店出版的《紫禁城 100》的卷三「大殿小事」裡，開章就是這樣說的：「木頭是一種很人文的東西，與人一起長大，種在自然裡，長在人世間。」

有禮

「所以房子裡就有明月、清風，會下雨，又有晴天。」更說到中國建築裡，「以頂蓋來分建築物等級和空間秩序，配合宗法禮儀和禮儀要求來使用。」

書中以圖式加文字來表述這樣的「有禮」。比如如榭閣的房屋，「沒有主脊，較溫文輕巧」，顯示的是開通，多出在兩個種，如安居的房屋，分硬山頂和懸山頂兩種。

賞櫻落櫻

一年一度櫻花開，花開花落，不是季節的轉變，而是心緒的轉換。此時的日子，人們會結伴外出，在櫻花樹下席地而坐，喝些清酒，帶幾本詩集，抬頭看那成排成陣盛開的櫻花，低頭細讀古今詩詞不盡的詩篇，感今懷古。

武漢某企業在東京鬧市投廣告，稱武漢為「世界櫻花之鄉」，被國人論為：商賈不知亡國恨，跨海亂炫彼國花。有研究歷史的教授寫文章說，今天通常談論和觀賞的櫻花，也即現代栽培的觀賞櫻花，原產地為日本。

無法「軟埋」的歷史冰山

媒體人柴靜說過：「真相常流於淚淚交加中。」尋求真相，一直是人類樂此不疲的事，就像冒險探寶的孩童，滿心滿眼都是好奇心。但往往失望而歸，你會發現：真相愈逼近，懷疑就愈洶湧，總有一些歷史被軟埋。

無論是有意識地封存往事，還是下意識地拒絕記憶，也是軟埋。只是軟埋他們的不不是泥土，而是時間。時間的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屏蔽歷史事件，就是軟埋自己的方式。

瓶中時光

執筆的時候，工作環境充滿戾氣，有人因眼目混亂，怪責其他部門。有人因溝通出現問題而大發雷霆。手機傳來新聞消息：布魯塞爾又遭恐襲……目下很想走出這樣的時空，如何可能？試試優美的樂章。

昆明圓通寺和北京的櫻花

四月初，最適宜到北京玉淵潭公園賞櫻，這裡有櫻花樹三千多棵，櫻花品種多達數十種。許多遊客從三月底或四月初舉行，一朵櫻花從開花到凋謝只不過七日之期，而整棵樹從開花到全謝也只有兩個禮拜左右。

翠袖

我沒有看過電影《狂舞派》，所以當知道香港藝術節有一個名叫《狂舞派》的舞劇演出，便從《狂》劇的演員之一黃文慧的口中得知。

古談

范舉 櫻花是短暫而燦爛的，觀賞櫻花，人們就會覺得生命非常寶貴，現在和身邊的人。玉淵潭櫻花園位於公園的西北部，繁華的西三環，有一片山脈貫穿東西，園路蜿蜒四通，水岸翠綠擁擠。

街舞劇場的魅力

我也被多場街舞表演吸引過來。這班年輕人來自不同背景，有的有《狂舞派》的演員，有的是街舞比賽冠軍，有的有共同目標，就是要演好一個舞劇，跳一場又一場的街舞。他們在舞台上表演的舞蹈雖然仍有瑕疵，未臻完善，然而他們渾身的勁兒、跳街舞的熱誠、對舞台的尊重、對夢想的追求已經令我為他們鼓掌。

蝶影

《狂》劇是一個有創意的舞台製作。製作人將它定位為「街舞劇場」，因為它是由一班舞者以跳街舞的形式演出的舞劇。這類舞劇在香港甚為罕見，是街舞舞者正是《狂舞派》的編舞師，看得出他為這個演出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百家廊

雪櫻